



一个浪子的美国来信

一个青年人在美国时那欢乐与振动的时光

堪比民国时代文学大家的生动、韵味、幽默
但含着生活疼痛的美国来信！

张守春 著



张守春，毕业于清华大学，留学美国，如今是国内知名人力资源培训师，“3E 薪资设计”创始者。当初留学美国时的精美、别具风格的来信，振动着多少人的青春。不是简单的美国风情社会介绍，不是简单的青春情绪跃动，不是……而是种种交融一起的人生文章。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一个浪子的美国来信

一个青年人在美国时那欢乐与振动的时光

张守春◎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浪子的美国来信 / 张守春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8

ISBN 978-7-5534-4818-3

I. ①—…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40414号

一个浪子的美国来信

著 者 张守春

本书策划 李异鸣

责任编辑 王 平 齐 琳

特约编辑 李婷婷

封面设计 上尚装帧设计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 010-81282844

印 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4818-3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写在前面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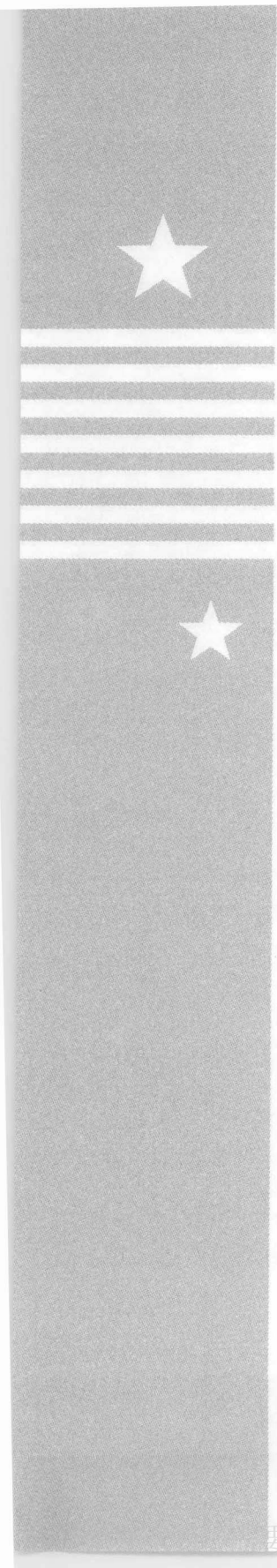
客居异地的我，日子久了，就将一个人落在穷愁里。然而断续寒砧断续风，时而睡着醒着、时而上班回家，人也渐渐地到了今年的岁末。

我的老母也从老家跑来了，预备瞻仰优越的都市生活。一早我吃过她烙的韭菜馅饼，就靠在椅子背上，将一些纸片挪上餐桌，面对了窗帘以外的阳台看。外面是红砖的小楼，睁着窗眼，衣裳晒在阴历年的空气里。

人要活着，就需要工作，就需要挣钱，这差不多是无法摆脱的事，也许不免让人郁闷。

这样眺望着，母亲在外间发出“疏疏”的旋转洗碗的水的声音，而桌上放着的是两年来我偷闲写的这些东西，在这个暮冬季节，它们就使我坐立不安起来，希望多被别人来读。然而这个想法却是很要不得的，因为我从来不曾与文化结拜。

我最早出生，是在河北一个有山坡和树林河水的小地方，我爸妈虽然都是教书人，但其实更关心的是把家庭生计搞得不艰苦一点。所以他们在那个年代——我生在1972年——就在院子里垒了鸡窝以饲养鸡和兔子，我少年闲余，就给小兔们弄青草吃，做这一类有趣的事，属于“吾少且贱，故多能鄙事”，并不徜徉于优秀书籍。直到进了清华念书以后，才开始窥测到一些人间所公认必读的好书，比如什么什么的。



在清华，做高压放电实验厌了的时候，我也去北大旁听过一点文学课程，比如《左传》和魏晋的诗，只是没有什么心得，反倒他们文史楼屋檐一带的雨燕，常在阴天里结队翻翻地飞翔，很有一点意思。

后来我就待在了北京，在外国公司里做事。和我经常来往的，简约朴实，相与友善的，是甘肃宕昌籍的一个叫孙五洋的人，常散步聊天，于水木清华的池沼高阜一带，共同望一望夜空里星光烂漫，秀远。

不久，我到国外读书，离纽约很近的一个大学城，僻静无为，就偶于月明气清、夜色淡荡时刻，作一封信去，把这边的事写给杨向荣知道。积累久了，就得了好几封。

新近因为无聊，就从过年以后，一直在整理这些旧信，整理得很不好。到了今天深夜，灯光照在更深的我的井底一样凝滞的楼上房间，万籁俱寂，我的心情竟不知所措起来，引发得这郊外附近的野狗，“欧欧”地也叫起来。一种难言的情怀，踌躇于人生边缘，缭绕不散。我放下纸笔，拉开窗帘，看见星群的宁静和颤抖。

在这个坐卧不宁的春前季节，落寞的大地夜凉星稀。我于城郊楼高处，站在黄昏掀起的风里，还是借这一本书，与散落从前的青春景象遥遥张望吧。

2000.02.24

目 / 录
CONTENTS

1. 乘钻天猴出埃及记 /1
2. 在不努力岛努力 /12
3. “蹲监狱”须知 /17
4. 苦庵学院的红裙子 /24
5. 狂野周末 /29
6. 同是天涯烙饼人（1） /38
7. 同是天涯烙饼人（2） /47
8. “猴剥啃”的火车 /54
9. 围观外国女孩 /61
10. 士穷乃见搬家 /66
11. 雪夜拥炉看电视 /78
12. 节日的太平犬 /88
13. 起得早不一定捡得着好粪 /96
14. 火鸡大餐与列鼎而食 /104
15. 撬车记 /115
16. 一场风花雪月的考试 /129
17. 圣诞节的生命 /134
18. 大家闺秀型的工作哪里找 /145

19. “阁老”实习生	/152
20. 和混血23聊天	/156
21. 骑鹤上扬州	/181
22. 倾城之赌	/186
23. 美国儿童赵漪丝	/197
24. 卯是怎么画成的	/204
25. 宾夕法尼亚的隆中对	/218
26. 我和悖题教授夫妇	/231
27. 我的百草园	/243
28. 教美国人搞孝	/248
29. 白头教授在 闲坐说文豪	/252
30. 潇水面向春天	/261
31. 百年功名觅不得	/264
32. 好借好还 再借不难	/270
33. 人生的歌者	/282
34. Oh! My God! (噢! 我的天!)	/285
35. 给“林黛玉”小姐养猫	/288
后记	/309
编后按	/310



乘钻天猴出埃及记

王泽兄：

今天翻旧书本，发现扉页上有几行写在去年秋天我在北京时的感想，权且抄在这里：

“昏黄漠漠的人生阳台以外的人生景致上，祖国的秋天正在节节垂下，从墨西哥到欧罗巴，从柴达木到太行山，我的无数坏闷情绪，正随着暖气和水，在城市的金属管子里纷纷被敲响。那些愚蠢的青年时代，神经衰弱的大学生涯，正在秋色一张大席的掩护下，纷纷登上忽明忽暗的餐桌与餐器。

……

在各自的角落里发光发热，在各自的角落里发愁，在各自的角落里把秋天的大网挖坏一角。

我与其说与秋天的蟋蟀角斗虫唱，不如仍是在挖土，在挖土的过程中神色狡黠，心情不定。像一匹惯于白昼飞驰的马，在预感的夜幕边缘，沿





着荒原惊走。”

——南苑机场北门以北500米，赁居的楼上，10月

这段文字，全是空洞的话。

又过了一两个月，在秋天的大网上空费了许多工夫，只是灰尘越结越多。转过年初，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的通知书就来了，而且时间紧迫，要马上动身。我在这荒远的南郊机场北门，住得也太久了，该是离开父母之邦的时刻了。我弟弟和母亲拖着两包行李往北边的首都机场去送我，我父亲病卧不能出行。

这样在天色阴暗的黎明，拖着我的行李从机场的小口进去，母弟二人依在小口的冬天的铁栏上，痴痴地向渐渐混入人群的我凝望，渐渐地望不见我了，连我的行李也望不见了。

而我的眼泪，就几乎要淌下来了。

我上了飞机，人们互不说话，只听见空调幽幽鼓气的声音，飞机服务人员渐渐开始讲话，话声也渐渐入了我的大脑，把我从那离愁情绪中往外拔。一下子飞机突然失去理智地猛跑，不由分说跳上了天，我只好随着它疯了地飞，暂搁下我的情绪不能管。

飞了一小时，好似一昼一样烦乱漫长，然后突然落在上海，人们纷纷下飞机，我不明就里，以为此次旅行就结束了，兴许在我刚才飞行的时候，国家出了事，改了主意，冻结一切出国人员了。下了飞机，我也不打听，心想不出国也好，依旧回北京南郊的楼上去，并且几乎要计划回去之后的生活了。然后有官员领着我们坐成两排，我仍然不急，心想政府总会管好我们的，我们也不要给政府太添麻烦。

果然不久，我们就被安排一个一个交验护照。轮到我时，我等在柜台外，心想，她不会突然说我的护照是假的吧，或者她突然说，护照是真的，但我这人是假的。但她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往计算机里输入了点什





么，往护照上加了个戳，就还给了我，示意我往前走。我还觉得，兴许有点什么事不妥，但不待想，人就已这样出了我国的海关，出了我国的国界了。

夹在众人中，又上了原先的飞机，上海的早晨静悄悄的，我两年前来过这里，带着对江左的好奇的少年情绪。胡思乱想之间，飞机忽又自作主张地猛跑，机身一摇，双脚跳上空空的天。

嗯，好大好大的蓝天，好蓝好蓝的大天。

这是东方航空公司，空中服务小姐们是恬静而勤快的，动作统一有序，好似一把剪刀裁出，她们扶着小推车一个人一个人地为大家斟饮料。大家各持自己的面孔，自己的愁事和自己的钱财，自己的来路与去程，不露声色，只大喝饮料，似乎饮料正在高空中解决着人们的精神困求。

我的前方挂着一台小电视，放着一些令人费神的画片，有时出现一张地图，从图上看我们的飞机正在广阔的太平洋上空吃力地吞食着路程，刚刚移到日本国的上空。

我往下望了望，似乎也没有感到地气的变化。云团像电影院里的一片观众，仰着头看银幕上我们的飞机飞。

一瞬间，我似乎也在电影上了，导演给我们每个乘客都安排了故事与命运。坐在我一旁的这个人，是个背运的家伙，还是时代的宠儿。他的脑门上刻有皱纹，松弛的脸颊顿显出对一切漠不经心的样子。

我戴上耳机，在座位左边扶手上摸到开关，小心地调出信号，先是有人读报，等了一会儿，一个女高音用美声唱法在高空织网，用细韧的网丝捉拿听众，再不久是外国人说话夹着干扰信号，忽强忽弱，像汽车不时地左拐弯、右拐弯，后来又发现小品，伴随着肆意的笑声，我完全搞糊涂了。跑了这么高，地面上的声音还是传上来了，搞得天顶上也不能清静，而且五花八门，无人禁查。

地面上仿佛布满了大大小小、熙熙攘攘的集市，像电荷一样均匀贴了



地球一层。

这是我在两万尺之上的感想，同时隐约感到那集市的冲击浪。

闲烦无聊之际，就往小小的弦窗外睇望。我们仿佛置身海底，在礁石中间缓慢地嗅着方向前进，而我仿佛又被关在电梯中，像一块猪骨头从有血有肉的大块生活中被剔了出来，不知何去何从，茫然自失。

飞机上的时光，同火车上一样，不能算进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的。我甚至怀疑植物在飞机上就停止生长。

我被天狗叼到天上来啦，做梦一样。

机中的时光凝滞了，仿佛是雨天，世界正下着小雨，滴滴落落撒个不停。

看了看表，才过去五个小时。

“行行吾迟也，去父母之邦。”想到这里，我就叹了口气。

邻位的乘客掏出一本书在看，是描写中南海的高层故事的。我是一向不喜欢看书的，况且是在这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时候。

不知过了多久，天色渐晚，因为是向东飞，太阳的光头疾疾西掠，“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我就又叹了口气，看见黄昏从大地升起，一直烧到空灵的高处。开饭了，空中小姐们扶车一份一份地发，我们抬手接，身子捆在座位上，像不能自理的病人一样。

吃完饭，天已大黑，小星点点，像天狼的眼睛。倘使世界只有星，没有人，大家一齐多省心呀。饭后喝过饮料，一些聪明人，抹了嘴，就奔到后排几行空座上，打横躺下，呼呼大睡。这是在实行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枕之的生活理想。

我没有睡意，醒意也没有，去国离乡，心境只不知如何安定，大约如鲁大先生所曰：“将上下而求索”，求索了一阵，也疲劳了，竟不再求索，沉沉睡去。

当天突如其来地变亮，左边的几线白云卷起海浪一样耀眼的白光，新





的一天又苏醒了，玉皇大帝要上早朝的钟声在敲响了。我睁开人类的睡眠，舒活舒活自己枕麻了的曲肱，想计算一下国内此刻的时间，许是大年初二的下午，或是初一的子夜。几次演算，都得出互不相同的结论。我不懂天文算学，情知不济，却不肯放弃，因为我跟大本营失去协调联络，成了个断线风筝，没有失主前来认领。

好在空中小姐又来认领我了，钟点一到，发饭发水，好像监狱里一样。我们都已经倦乏地打了蔫，而她们隔了一夜，身形精神、笑貌音容仍崭新如同刚刚熨过，反是更加饱满水灵。看这个趋势，就是再在上甘岭上困上十天半月，也不失一点水分。

就这样吃住都在天上，约莫也有十六七个钟头了，从电视机的航行图上，我们早已经过了中途岛、火奴鲁鲁，而客临美国西海岸的领域了。从舷窗下可以瞥见陆地的群山，青幽幽地矗立在云雾里，这是美国给我的第一印象。我更想起了“二十四峰清苦，商略黄昏雨”这样的句子，只是纵然有黄昏雨，已不是浇向故园。

这将是多么陌生的别处，我积累的时间、空间和生命的经验和概念，都力不足以把握它。我只是身不由己地一步步向它冲陷，像是被白无常鬼捉了，去领受另一份，重新再来的天地。

上甘岭上的空中小姐们给我们发了最后一顿午餐，又发了I-94表，填写自己的名字和此行的性质。分别在即，飞机像一个久醉不醒的汉子突然恢复了理性，向洛杉矶机场一本正经地滑下。

我仿佛梦游一样，推着行李车顺人流拐到海关的设卡。接待我的是一个络腮胡子、大脑袋的老家伙，像是海明威那样。他问了我一两个不打紧的问题，就翻看我的护照材料。这人可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活生生的美国人。

“来读书？什么专业？”

“人力资源管理，我以前就干这个。”我诚惶诚恐地说。





他伸了个懒腰，大肚子把椅子坐得咯吱直响，然后摸出个大印，一把扣在我的护照上，对我说：“欢迎你到美国来。”

我谢过了他，收好材料，不分方向，推着车就走，生怕他再变卦。我是说，譬如突然他收个电话，说白宫命令，冻结中国学生入境，之类。

我推了小车，乱走了一气，才发现这机场大得简直暗无天日，无论朝一个方向怎样走，总是转接到一个又一个的楼里，看见一家又一家不同国别的航空公司大厅。有时外边的街道上行人历历可见，然而就是找不到门，走不出去。这机场的平面面积简直有地狱一般规模，或是像未来人类在宇宙空间建设的太空城，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大蜘蛛，坐在网上。

我拿着机票，问了一些警察，又揣摩了好久，才知道我应该去AA——美国航空公司的大厅转机，这是一个国际港，各国航空公司都在此设有大楼和飞机。经过法国的楼、日本的楼，终于摸到美国AA的楼。单这一个AA楼，就有十几个华丽的候机大厅，几十个登机口，而美国北航和泛美公司，则更著名，也更大。给我办转机手续的，是个老得不能再老的妇人，交割完毕，我就靠在一边打盹。一小时之后，排队上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上下三层，隆头耸肩，比来时的飞机大得多。寻号前行，发现自己的座位竟在最后一排再往后面的两个似乎可有可无的位子上。不多时，又一个中国女子也在我身旁落座。除了我两个，满机乘客都是金发、褐发的美国人。我说金发、褐发是因为我只能看见他们的后脑勺，看不到别的特征。我和这女子受气巴巴地坐在机尾巴尖儿上，心想，这算不算是种族隔离。

正悻悻不乐之际，我同座的这女子忽然捂住胸口，脖子前倾，那样子像要呕吐起来。她极力克制，大约经过嘴巴的一翻说服劝阻，要闹事的胃里的食物们终于纷纷解散，退了回去。不料这个小小的内部风波，竟被那远处忙忙碌碌招呼旅客的航空小姐一眼瞧见了。她一定是可以做国际观察家的。她走过来，甜美和气地说：“不舒服是吗？要叫First Aid（救护车）吗？”我一听，心想：“不用叫救护车，来条温毛巾就够啦。”那同座小姐



眼泪汪汪地点点头，又摇摇头，说：“只是刚才飞得疲劳，有点晕机。”

“刚才飞了多久？”航空小姐问。

“十几个钟头吧。”

“哇！十几个钟头！”

那航空小姐奔来跑去，弄来水和毛巾药片，又拿来一瓶Ginger Beer，要她喝（这是一班美国国内飞机，十几个钟头对她们来说实在是很长了）。

我以为这事儿就算完了，不料这国际观察家的航空小姐对工作一丝不苟，立刻向主管汇报，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但是她们上报的速度更快，主管又再向主管汇报。不一会儿，那个老得不能再老的妇女和一个绅士一样一言不发的家伙就上了飞机找我们来了。

我因为这老妇人把我的座位号排在飞机尾巴尖儿上的缘故，就扭过脸不看她。我明明办转机手续很早，为什么偏偏给最后一个座位，还有这个中国女子也是。

航空小姐介绍这老妇人说：“这是调度主管。”

她既然这么老，是个主管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主管也要亲自在前面一线卖票，应对顾客，大约是体现官兵平等吧。

那老妇人嘴角颤巍巍地问：“你是不是正患着病，要不要叫人检查一下？”

同座小姐摇摇头，说：“我没事儿。”

老妇人又问：“是不是怀孕了？”

同座小姐听不懂这个词，露出焦急的样子。老妇人就拿这话来问我。我心想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就扭脸对这女子说：“她们问，你是不是怀孕了。”

她脸一红，说：“没有。”

“没有。”我说。



老妇人和那绅士交换了几句耳语，然后说：“我跟机长先生商量的，建议你们换下一架飞机，我看她经受不了再飞六个小时。”

“我看她再飞六个小时没问题。”我说。

“我们机组不能冒这个险。她最好先休息一下，或者明天再走。否则，一旦有事，我们和你都负不了这个责任。”

“她只不过是晕机，明天走明天晕，哪天走哪天晕。”我叫道。

“你负不了责，我们谁都负不了责，你们快决定吧，乘客们都在等着飞走呢。”那绅士发言，一边看表。

“唉！”我叹了口气。

对方态度很坚决，而僵持不下，让乘客们受累推迟起飞，也非我所愿，我就说：“你们对她讲吧，我并不认识她。”

那女子犹豫了一下，终于说：“那好，我等下一班。”于是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去取头顶的提包。

老妇人又道：“先生，你能不能陪她一起等下一班，我看她必须有人照顾。”

我刚要瞪眼，又止住了，心想毕竟我和这同座都是阶级兄弟，当着外国人，更要团结一心。我说：“好吧，我反正也不急。”心想，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我现在出国两万里，连四分之一飞机还没做呢。

那女子说：“你到纽约有人接吗？”

我说：“没有。”

“那好，就让我先生接我的时候也送你一下。”

“那就更好。”我取了衣帽，和她又下了飞机。那飞机兀自一声呼哨，像个大钻天猴一样，钻天而去了。

这女子走走歇歇，虚汗涔涔，挨到候机厅，就一蜷不起。过了好半晌，恢复了一些，她就抬头让我去买办一些吃食。我寻到大厅拐角，有好些亮着霓虹灯的快餐台。我要了两杯可乐，两个面包干儿，那伙计竟往可



乐里加了足足近半杯高的冰，看来是想把我们在大冬天用冰镇住。总共这点儿饭和饮料，花费是八美元，不料洛阳大米一贵如此。我一共带了四千元过来，将够应付第一学期的学费，而生活开销还没有着落，思想至此，不禁忧从中来。这样愁眉苦脸地吃完金子一样贵重的面包干儿和汽水，碎冰，她又要我给她的纽约的丈夫打电话了，通知他推迟接站的时间。我走到墙边一溜挂钟似的铁匣子的公用电话机旁，伸着指头念了几行上边的打电话须知，发现打本地电话，三分钟投币三毛五，打长途则要三块钱。我掏出刚刚买面包破开的一百美元，居然有几个硬币，拿近了细辨上面的小字，有五分的、一毛的、两毛五的，还有一分的。而这些硬币凑足三块钱却不容易。于是我往一个机场服务台上去问值班的金发小姐，有没有电话磁卡卖。虽然在这个饭店买的磁卡，到另一个饭店就不能通用。她说没有。我又问，那有没有收费电话，我的意思是，是像北京街头那种老头、老太太死盯着你，在一旁掐着表给你算通话时间的“有人值守公用电话”，她又摇摇头。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可问，就悻悻地离开了，心想连老头看的电话都没有，这哪算是美国呢。

走出不远，那金发小姐忽然喊我：“Sir——”，声音细润动人，我想，这怎么会是喊我，但方向明明是对准了我的。我回头，她正在扬着丰满的手臂，姿态优美地指着远处一台黄色的机器，说：“Sir，你可以去那里换硬币。”说完，就收了手，改去抚弄垂在肩膀上的波光潋滟的卷发。我大喜过望，又觉得受宠若惊。改走到那个黄机器上，又用手指着一行一行读了说明，就将五块钱的一张纸钞从一个细缝里放进去，“嗤嗤”声儿一响，那钞票就自动“吃”进去了，红灯一亮，出现五元的字样，也不知道它是怎么认得这是五元，而不是一元的。然后机器里面经过复杂的物理变化和化学反应，就听下面的匣子里叮叮当当掉出一大把硬币来。我大喜，倘若是个傻子，肯定好奇得不得了，非要把身上的四千元一张张全部塞进去，换成二十公斤的金属镍币，才过足瘾离开。



我捏着这些锃光闪闪的美国货币，内心忽明忽暗地走向“挂钟”的电话机，投足了三元硬币，要把连向纽约的号码拨通。而电话机上的最后一行说明，忽然使我改变了主意。我退回所有的硬币，而只按了一个零键，若干分钟之后，听见有人对我说话，我问：“你是Operator吗？”她笑了一下说：“当然是。”我说：“我要打对方付费的电话，请帮我接一下。”她说：“是collective call吗？”我应了一声：“是collective call。”她说：“你先拨100，再拨你的号码。”我说：“噢！”她说：“你不需要我帮你拨？”“那最好。”“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是021……”

一瞬间，我又进入失神状态，如果没有意外，这个对话可以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这个和蔼的中年声音的接线女子，充满了谜一样的色彩。我不知道她人是在哪里，在洛杉矶？在纽约，还是在别的州的电话大楼里面。我也不知道相对于我立在人来人往的机场大厅下，她是正坐在宁静的哪个角楼，也许是一处高楼的地下一层，或者最高一层，可以俯着望见甲虫一样的汽车从危楼下排着队爬过。也许她坐在狭小的电梯间一样的房间，戴着耳机和麦克风，面前是计算机或者一大堆蜂窝样的插孔和电线。我只知道她帮助了我，只按了下0键，就与这莫名远处的一个人连通了，一句接一句地交谈。也许迟一秒钟拨这0键，就是换成另一个城市里的另一个人来接。她也许在美国南部，也许在北，也许就在一墙之隔的地方，也未可知。一段美丽的音乐从话筒里打断了我的游思，那个和蔼的声音消失了，片刻之后，换成一个中国男子充满警惕的问话：“哪位？”

我知道这是那女子的纽约丈夫了。

我们两小时之后重新上了飞机。这一次的座位很靠前，空中小姐都是三四十岁的美国妇女，这次自西向东横贯美国全土的飞行直至入夜才告结束。落地之后，在滔滔不绝没完没了的机场游廊里走过，终于见到了纽约市郊的广阔星空。

